

聖嘆選批古文卷十三目錄

宋文

歐陽修

梁太祖論

一行傳論

宦者論

伶官傳論

朋黨論

縱囚論

上范司諫書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答吳充秀才書

送楊真序

梅聖俞詩集序

春秋或問

讀李翱文

秋聲賦

醉翁亭記

豐樂亭記

真州東園記

祭石曼卿文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聖嘆選批古文 卷十三 目錄

聖嘆選批古文卷十三

海巫亞公校訂

梁太祖論

歐陽修

用筆如俠客飛刀插屏用力過猛刀已透屏其靶猶連動不已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奇筆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

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奇筆魯桓公弑隱公

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衍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

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斗奮斗接只謂大奇及至說來却甚平正真是史局大手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

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筆筆奇筆筆確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忽提夫欲

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筆硬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筆硬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

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筆硬必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硬筆

如鐵○看地硬筆疾斫而入有何堅韌不斫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忽頓筆○一論已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

共惡者也。春秋于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筆間筆妙極文致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

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前奮筆奇此結筆又奇奇在其

氣不在其字
句細細讀之

一行傳論歐陽修

史公伯夷傳低昂屈曲。自是千古絕調。此論低昂屈曲。乃遂欲與抗行。斯爲翰林之一奇也。○伯夷低昂屈曲。妙於孤憤。此又妙於悲涼。又各自極其致矣。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下弑君弑父。已盡此二字。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

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自當此之時。至凡用三十三字。成句不。皆是也。只下三。吾以謂自古忠臣義

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一路低徊尋思。乍信乍疑。妙絕文態。○雖曰干戈與學校廢。

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此段

又信其必然有下段。再又尋思。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此段

古人尚然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此段尋思必是

泯沒不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此段尋思傳記又多。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

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

明。何止鄭君。張君悲哉。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遠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何止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

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寶。何止程君。悲哉。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至於兄

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跡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止

李君
悲哉
作一行傳

宦者論歐陽修

看他只是一筆猶如引繩環環而轉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自來婦與寺只是並提此特與極力分出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

爲心也專而忍此先總挈二句下轉寫轉入

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此第一筆下再轉入

待其已信然

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此第二筆下再轉入

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

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此第三筆下再轉入

勢孤則懼禍之心

日益切此第四筆下再轉入

而把持者日益牢此第五筆下再轉入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

患也此第六筆下再轉入

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

有聖智不能與謀此第七筆下再轉入

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此第八筆下再轉入故其大者亡國

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第九筆自前盡其二字起至此只是一筆轉寫轉入而成

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此方總兜一句也夫爲人主者重提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

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特原之正 復切戒之夫女色之惑。又提筆申前深 於女色一句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之而去。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最深切者明 唐昭宗之事是已 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 可不戒哉

伶官傳論 歐陽修

只是一低一昂法。妙於前幅點綴又續至。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如此筆態何世言 遽遜子長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先綴一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妙一昂 妙妙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一低 妙妙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頓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 始出手 斷定之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再昂仍用方 其字妙妙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再低仍用及 其字妙妙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再出手 嗟歎不盡

朋黨論歐陽修

最明暢之文却甚幽細最條直之文却甚鬱勃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躍鼓舞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不怪朋黨只與提出人君大識力大筆力

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

先平寫下忽然側然

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側寫其故何哉

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

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

說盡君子則不然

所守者道義所行

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亦說盡

故爲

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

只與提出人君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

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兇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

證一大

及舜自爲天

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稱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證二

大奇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

證三

大奇文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

證四大

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

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

證五大

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

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證六大奇文連引數證一段奇是一段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

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奇奇看他忽然作倒捲之筆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主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蓋人雖多而不厭也奇奇看他倒捲又參差變化不作一樣筆夫興亡治亂之跡爲人君者可以鑒矣只與提出

君人

縱囚論歐陽修

此論有刀斧氣橫斬斫略無少迴讀之增人氣力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先立二句如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懸指所甯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懸指囚之自歸○再立二句又如二壁對插○看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他更不作一餘筆相線繞只此四句如四壁對插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斷下一此豈近於人情哉兩斷大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腐生必有之論不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言太宗爲此正求恩德入人之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寫盡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寫盡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

也。快筆辣之甚駭之甚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快筆辣之甚駭之甚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快筆辣之甚駭之甚鳥有所謂施恩德上與夫知信義下者哉。斷盡更無人可得戲翻不然太宗施恩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妙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妙此又不通之論也。反覆再斷更無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句而又來句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此只是戲論然與腐然此必無之事也。急斷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聖人復起不易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另筆結出正論却判盡太宗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嚴意行以寬筆嚴故聽者竦仄寬故讀者愉樂如起手借寫賀字因輕提七品官字已而忽然陪入宰相字中輻點綴洛中士大夫字後暢發陽城有待字末又通讀當今無事字皆是一意要他聽者竦仄而不謂今日讀者乃反大得愉樂則只爲其行筆處處寬寬然也。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輕輕起司諫七品官耳。七品官起字提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便信上輕輕所起一賀字只管跌入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

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耳。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輕輕將七品官三字提頭却斗。陪入一宰相發出如許暢論。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先寫宰相只是陪。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正寫諫官何等榮耀。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東。言行道亦行也。再東。○暢極不可不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此是轉筆發下其可懼。一句乃另起不承上。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妙。妙。○其斯爲規切。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妙。妙。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妙。妙。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妙。妙。○其斯爲規切。之言豈真相贊贊耶。甚可懼也。四字東。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再東。○本意在此處不可不束。○完七品官三字。近執事始被召于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始入范君看。他無中生有不局促。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無中生有下爲作勢。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耶。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曲折申意。筆意矯矯已下。只破有待而爲一句。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獨以爲不然。又引韓譏陽城發暢論。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纓兩事耳。事陽城。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一叛將強臣。羅列天下。二又多猜忌。三進任小人。四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

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文隱低昂宛轉想見先生走筆甚喜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

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筆筆低昂宛轉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筆筆

低昂宛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卒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筆筆低昂宛轉想見先生甚喜今天子

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又迴護當今何等細到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藥讜言乎。然今未

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筆筆低昂宛轉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

常恨不見用。折一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折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折一是終無一人

言也可不惜哉。嬾嬾然凡六十字作一句此是何等筆墨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收後幅懼君子百世之譏。收前幅一陳昌言以

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收中股則幸甚幸甚。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歐陽修

此即昌黎送孟東野序藍本所出也。雖遜其逸宕。然起伏整散之法。乃全似矣。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先發論詩書

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次以詩書易春秋爲證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

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又以荀孟爲證其次楚有屈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又以屈原爲證漢之盛時。有賈

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又以賈董司揚爲證繇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

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又以諸不傳者爲證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中間忽作結束

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先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又忽作評斷至唐

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又以唐諸文臣爲道若斷若續最弄筆態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

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又作結束評斷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

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入正意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曲折自喜

之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曲折自喜抑有繇也。曲折自喜夫文之行雖繁。其所載猶有

待焉。重發論前發論是一傳字此重發論是一待字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特書易春秋待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荀孟漢屬待漢

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焉。漢之徒待。看他筆墨段

變。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此行即到伏惟閣下

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

收得精神之甚 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序。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修

卓然有主於胸中而筆底又隨行之以清折者他筆筆清深筆筆曲折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浩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耳

奇妙惟司馬子長寫來有此奇妙

非夫辭豐意雄沛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俚俚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

言也

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

後進者奚取於修焉

次曲折自叙

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假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

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歟

也學者有所溺焉耳

先論道

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

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

數年之頃耳

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

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

論道與文必歸孔子所以折衷也

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

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張言者也

也

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克焉雖行乎天地入

於淵泉無不足也

反覆只是勉其求道

足下之文浩乎沛然可謂然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

至而不難也。之再贊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再自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之再謝

送楊真序 歐陽修

此文全然學韓昌黎送王含秀才序看其結法便知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飄然落筆如不欲爲文者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

在其體也。隨筆自記往事而文油油乎如山之出雲夫琴之爲技小矣。頓挫及其至也大者爲細宮者爲羽。此二句是操絃驟作忽然變

之。此二句是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怒夫寡婦之嘆息雌雄

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一段寫琴極盡

喜怒哀樂動人必深。二句爲下轉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

妙妙必如此寫方不是琵琶與筆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寫琴至此妙

友楊君好學有文。始入正事累以進士舉不得志。二及從廩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

不平者。三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五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結束其

能鬱鬱以久乎。作序本懷只一句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

琴以爲別。一結冷然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不知是論是記是傳是序。隨手所到。皆或低昂曲折。少年偷見此等文字。便思伸手泚筆。自作古文。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斗引一語夫豈然哉。推倒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自出妙論先以一句判倒下按手詳寫之

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艸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

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詳寫古今詩人真被寫絕

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妙論至論結束上文予友梅聖俞人。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

縣凡十餘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次出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

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次出文章

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方出世詩

既知之矣。未有薦於上者。昔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見於

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

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如敘事如發論曲折低昂離合轉換

備極文情。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七字寫盡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

作次爲十卷。真正詩人其室中必定有此一人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

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書所藏。授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曲折低昂離合。轉換節節入妙。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惘然不盡。

春秋或問 歐陽修

行筆似最蕭散。却是最精細文字。其中有惜墨如金之法。逐段逐句逐字。細細讀。當自得之。○春秋始終設果無義。則游夏二子何至一辭莫贊。其事甚大甚深。且姑存而俟之。

或問春秋何爲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妙。妙。讀者第一高。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也。妙。妙。真正第一手。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於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修之。說得雪淡平。常妙絕如絕。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是以始於隱公。說得雪淡平常。孔子非史官。不嘗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是以終於獲麟說得雪淡平常。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妙。妙。真正第一手。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子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再結二語。意態岸然。或問子於隱之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上文已畢。此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心之言。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承傳之於經。勤矣。寫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靠其